

# 夜幕下,火人拼命爬向路边

## 两摩托车相撞,油箱爆炸,3人烧死1人烧伤

夜幕笼罩下,六合区雄州镇横塘村公路伸手不见五指。几名下夜班的工人一边骑车,一边交谈。

突然,前方一声巨响,接着火光冲天。几名工人一惊,猛踩脚踏板,往前冲。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呆住了:两辆四分五裂的摩托车和两个蜷缩的身体倒在火海里,一名女青年跌坐在路边,还有一名男子全身着火拼命往路边爬……



地上的血迹和烧黑的交通黄线,还能看出事发时的惨烈

### 两车相撞,4人火海中挣扎

前晚10点左右,六合雄州镇钱仓村凯斯特玩具厂工人朱其桃下班回家,骑摩托车带着一名女青年行至雄州镇横塘村一路拐弯口附近时,迎面遇上另一辆摩托车,上面有两名年轻男子。而惨剧就在这时发生。

两车速度飞快,眼看就要迎头撞上了,两名驾驶员迅速撇开车头试图避让,猝不及防的避让,让后果更加不堪设想——两车的油箱猛烈地碰撞在了一起。瞬间,一声巨响,油箱爆炸,巨大的火球将摩托车和四人一下包围。流淌出的汽油在路面上形成一片火海。

四个人在火中剧烈挣扎,朱其桃腿部被火焰包裹,匍匐在满是燃烧汽油的地面上,双手按在火里,拼命向路边爬,手臂和胸前的皮肤烧得“滋滋”作响。

摩托车后座的女青年由于被甩出,受伤较轻。而另外一辆摩托车上的两名男子。从头到脚都被火烧着,很快停止了挣扎,躺在熊熊燃烧的汽油里,身体慢慢蜷缩成一团。

由于正值朱其桃所在的玩具厂下晚班,工友发现后,奋力扑灭朱其桃身上的火焰,并通知工厂。

“大腿骨头都露出来了!”工厂负责人很快赶到,用轿车将浑身皮肤烧焦的朱其桃送往六合人民医院,另一位受伤较轻的女青年也被送往南化医院抢救。

“太惨了,另外两个人都被烧成焦炭了。”目击者说,由于事发地点偏僻,救援缺乏人手,无法采取更多营救措施,只能先救受伤较轻的人,眼睁睁看着另外两人被烧得身躯越蜷越紧。

“天啊,这人怎么被烧成这样了!”送朱其桃的车到达六合人民医院后,引来一阵惊呼。据当时正在医院办事的徐长勇师傅描述,当时朱其桃除了脸部,浑身血肉模糊,胳膊和腿都蜷在了一起,“大腿骨头都露出来了!”朱其桃被抬上担架,医院查看伤情后表示需要转院。

玩具厂负责人让医院帮助联系救护车,结果所有救护车都在外执行任务,一时无法回来。”徐师傅得知后,立刻将朱其桃连担架抬上自己的面包车,冲破夜色奔市区。

玩具厂负责人让医院帮助联系救护车,结果所有救护车都在外执行任务,一时无法回来。”徐师傅得知后,立刻将朱其桃连担架抬上自己的面包车,冲破夜色奔市区。

### 寻找医院耽误了救援时间

“市区的路我不熟,只知道省人民医院医疗条件不错,想把伤者直接送到那里。”徐师傅说,可当他电话联系玩具厂负责人时,负责人让他把伤者送到鼓楼医院北院。

徐师傅不熟悉路,只能一路开车一路不停地联系、问路,直到手机欠费停机。无奈,徐师傅打了一辆出租车,让司机带路,结果司机把他带到了下关区的南医二附院。“救人要紧,不能再耽误了!”徐师傅顾不上玩具厂负责人的“指示”,将朱其桃抬进了南医二附院急诊科,随后医院迅速为其进行手术。

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半左右。徐师傅说,在车上,听到朱其桃痛苦的叫喊声越来越微弱,心比针扎了还难受。“可我当时表示就近找一家大医院治疗时,伤者厂里陪同过来的一人竟说:‘我们负责人让你送到哪,你就送到哪!’”徐师傅表示,因此耽误了不少救治时间。

### 重伤者还是不治身亡了

昨天下午,记者在南医二附院急诊科了解到,经过输血600毫升、专家手术救治的朱其桃,还是没能挺过生死攸关的一刻,在昨天下午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,医生表示,当时朱其桃全身烧伤面积已达80%以上。

朱其桃的死讯,记者在玩具厂负责人林某处也得到了证实。对于为何非要将朱其桃送往自己指定的医院,林某表示他听说鼓楼医院北院烧伤科条件很好,所以才一再坚持。而目前正在南化医院接受治疗的女青年亦为玩具厂职工,目前暂无生命危险。

随后,记者从六合交警大队了解到,事故中死伤的四人均是六合本地人,由于两辆摩托车碰撞导致油箱爆炸,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。

事发下班回家的路上,记者咨询了一律师。律师表示,对于下班途中机动车发生车祸的情况,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,应当认定为工伤。

见习记者 王冕 马晶晶 文/摄 (徐先生报料奖100元)

## 早高峰,的姐闯红灯救人

快报讯(记者 解璐 实习生 童婷婷)昨天早上7点多,市民刘先生准备把生病的女儿琳琳(化名)送到医院,半路上琳琳的病情突然恶化。川流不息的车流中,始终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来帮助他们。

刘先生的女儿琳琳出生才三四个月,前天夜里,琳琳发起了高烧。昨天早上7点40分,刘先生和妻子抱着女儿打算去儿童医院。半路上,女儿突然不哭闹了,浑身抽搐、发烫。夫妻俩急得手足无措,妻子站在路边挥手拦车,可时值早高峰期间,再加上天又下雨,哪有空的出租车?

妻子心急如焚,干脆拦住一辆私家车。“我女儿生病了,现在很难打车,麻烦您能否送我们去医院……”还没等刘先生说完,司机就摆摆手,摇上车窗开走了。刘先生撑着伞,抱着女儿,无奈地看着一辆辆车在身边穿梭。

正当两人不知所措时,一辆出租车停下,“发生什么事了。”中北的士公司的姐刘巧

梅探出头来问。见孩子昏迷,刘的姐赶忙下车开门,让抱着孩子的刘先生上车。从小市到儿童医院的这一路上,不仅车多路堵,而且红绿灯也多。刘巧梅比刘先生夫妇还急,一路急驶。

半路上遇到不少红灯,有的要等一分多钟。刘巧梅从后视镜中看到刘先生夫妻焦急的神态,她一咬牙,“闯!”从没闯过红灯的刘巧梅踩下了油门。

8点16分,出租车到达儿童医院门前。刘先生刚准备掏钱,刘巧梅挥挥手:“赶快带孩子进去,别掏钱了。”刘先生连连道谢,还表示,如果刘的姐因为闯红灯而被罚,由他负责。说完就抱着琳琳往急诊室奔去。昨天下午,琳琳脱离危险,回到家中。

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,热心助人的刘巧梅却一直回避,电话中,她只是对记者说:“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遇到这种情况,都应该这样做的。”(高先生报料奖70元)

## 好的哥载着老人满街找家

快报讯(实习生 谭明村 记者 鲍铭东)昨天,为送一迷路老人回家,东方出租汽车公司车号为苏A78677的的哥陈立新不惜耽误将近2个小时的生意,把老人安全送到派出所,车费都没有。

昨天下午1:30,陈师傅在金陵饭店附近载了一名老人,上车后,老人要求一直往前走,开到汉中门大桥附近时,陈师傅再次询问老人要去哪里,老人的回答是一直往南走。就这样一直到了水西门大街,老人改口要到83路车站,自己坐车回家。陈师傅有些不放心,索性开车顺着83路路线走,把老人送到目的地。一直到了83路车站,仍然没有找到老人要去的地方。陈师傅感觉到有些

不对劲,拨打了110,并下车为老人买来了水和干粮,待老人狼吞虎咽地吃完,民警也到了。

因为老人神志有些不清醒,民警没有问到任何信息,只是说要回家。无奈之下,民警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身份证,原来这位迷路的老人姓左,南京栖霞人,家里有2个儿子,并且根据身份证号码查到老人小儿子工作单位,与其取得了联系。见一切都安顿好了,陈师傅心中的石头也落下了,这时已经是下午3:15了。老人的儿子在电话里不停地道谢并说要当面把路费和酬金给陈师傅。陈师傅连忙说:“耽误生意不要紧,车费?算了,算了!”说完就急忙借口走了。



### 车流中的卖花女

在市中心的快车道上,一名妇女穿梭在车流当中,向司机兜售鲜花,十分危险

见习记者 唐伟超 摄

## 上门女婿“被休”无处栖身

快报讯(实习生 汪海江 记者 朱俊俊)刘林离婚快一个月了,在被扫地出门后,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个栖身之所。

刘林28岁,南京人,结婚四年,因“感情不合”又离了婚。不过回想起来,能够讨到以前的那个老婆,也算是缘分。

刘林跟前妻王亚是在1996年认识的,当时刘林还是高一学生,那个年代正是流行笔友的时候,就像现在流行网友一样。刘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王亚的征笔友信息,就写了一封信过去,自此两人交往日渐频繁。但刘林从来没有想到过,王亚会成为他的妻子。

王亚的家在雨花台区,是农村户口。毕业后,两人

都没有考上大学,通信的次数便渐渐少了,只是偶尔通一次电话。时间就这么到了2001年的8月份,在一次通电话的过程中,刘林突然有一个冲动,想要见见王亚。王亚答应了,恋爱从此开始。

2001年9月17日,王亚的母亲因病去世,按照当地的习俗,王亚如果在母亲过世当年不结婚的话,她就必须要在三年后才能嫁人。于是,王亚跟家人商量了之后,于母亲去世后的不久便跟刘林办了结婚筵席,不久,两人又去补办了结婚登记。但是,成了王亚丈夫的刘林是王家的上门女婿,户口也迁到了王亚的家里。2004年,王亚为刘林生了一个女儿,孩子也随

母亲姓。

但两人的婚姻生活并没有长久。2007年4月份,刘林与王亚离婚了,孩子由母亲王亚来抚养,而王亚则在离婚一个月后,拿2万元给刘林。离婚之后,刘林便没有了栖身之所,因为他的父母跟哥哥在一起住,而哥哥家小小的房子显然容不下他。

“我现在的户口还在前妻的房子里,我能不能另立一个户,好申请宅基地建个房子?”面对刘林的这一想法,上海光明律师事务所南京分所律师许辉认为,刘林已经离婚,他完全可以到派出所把户口分出来,然后凭这独立的户口,向当地政府申请宅基地,建造房屋。(文中人物为化名)

上接 B1 版

## 美女悄悄来宁 推广钢管舞

报名者多为白领

不过,苏茜似乎低估了南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力。

虽然报名工作才刚刚启动,已经有近20名女性打电话来表示想试试。一位姓江的小姐通过电话告诉记者,她在一家外企工作。在1912的酒吧里,她第一次看到了钢管舞。“我觉得很过瘾。当时有种冲上去跳一把的念头。我觉得这或许是个解压的好方法,顺便可以健身。”

而一位张姓女子则羞涩地表示,她想学钢管舞是希望能讨男友欢心,增加自己女性魅力。

她告诉记者,有次她和男友去汉中路的一家酒吧,看一个女的跳钢管舞,十分性感火辣。“男友不断地夸‘正点’。我心里当时就不是滋味。我想,或许我可以试试,说不定学会了钢管舞,我也可以像她一样性感。”

除了白领,有一位舞蹈系的学生也表示愿意来试试看。“我有舞蹈基础,学习起来应该不难。这个没什么,只要把钢管舞看作舞蹈就好了。”

### 钢管舞,有人欢喜有人厌

但认为钢管舞有伤风化、难登大雅之堂的仍有人在。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个市民,年轻男士普遍表示:爱人可以学习后回家跳给自己看,“但最好别学,总觉得不正规。”而几位中年女子的反应则比较激烈:“我小孩要是学这个,我打断她腿。什么健身舞?钢管舞一跳,就成舞娘了。”

南京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的张黎(化名)则表示,可以对钢管舞宽容一些。“钢管舞不过是美国中下层社会的民间舞蹈,它本身并不是罪恶的,没必要把它当作洪水猛兽。”她坦言,班上的同学也有私下里学跳钢管舞的。“剔除挑逗的眼神和火辣的性暗示,钢管舞和健美操或其他舞蹈没什么大的区别。”

快报记者 黄卓琳

### 【新闻链接】

#### 推广钢管舞 被质疑宣传色情

今年年初,“北京出现全国首家钢管舞俱乐部”成为互联网上点击率极高的一则新闻。该俱乐部的创始人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女子罗兰。她被冠以“钢管舞市场化第一人”的称呼,不但自己跳钢管舞,还把这种“艳舞”大众化,并办起了培训班,而且顺利通过了北京市健美协会的认证,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论。有人质疑,跳钢管舞是在推广色情还是为了健身?

### 男童喝豆浆划破嘴

快报讯(见习记者 李梦雅 记者 赵守诚)昨天下午1点多钟,在迈皋桥某豆浆店,一名一岁的小孩被外婆带着到豆浆店买豆浆喝。拿了袋豆浆,走出大门没几米,小孩就吸出了一根铁丝,幸亏只是划破了嘴角,豆浆店带着孩子到医院检查后,赔偿100块钱。

当时,孩子捧着豆浆刚喝到口中,就大叫了一声,眼尖的外婆马上发现孩子口中有一根细小的铁丝,赶紧拔了出来。外婆抱着孩子回到店里讨说法,可豆浆店却不承认铁丝是在他们的豆浆里发现的。最后外婆找到豆浆机的过滤器,发现过滤网上少了一根细小的铁丝。“看看,你们这下没话说了吧?”外婆指着过滤网反问。豆浆店工作人员只得赔礼道歉。

在外婆的坚持下,豆浆店带着孩子到医院做了检查。查实没有别的大问题,只是划破了一点皮,外婆这才放下心来。“吓死我了,幸亏孩子没什么事,要不然,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!”